

姐夫书架上的孙犁

肖复兴

小学四年级的暑假,我独自一人乘火车,到包头看姐姐。那时候,姐姐离开北京六年,已经结婚有了小孩。白天,姐姐、姐夫上班,小孩被送到幼儿园,空荡荡的屋子里,就剩下我一个人。我无事可干,便在姐夫的书架前翻书。那是一个小书架,和那时候的我差不多高。我看到了一本孙犁的《白洋淀纪事》。封面是绿色的底,上方是小船和人物的水墨画,前面是寥寥几笔的芦苇掩映。虽然风格很写实,但画面很有动感,书名是手写的毛笔字,也很醒目,很吸引我。

这是我第一次读孙犁先生的书。说实在的,那时候,年龄毕竟太小,并没有读懂,也没有读完,又把书放回书架。

我知道,姐夫的老家在冀中平原,就在白洋淀边上。新中国成立之前,他参加革命,离开家乡,来到绥远;新中国成立后,他留在内蒙古,参与京包线铁路的建设。这本《白洋淀纪事》,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出版,是姐夫刚买的新书。姐夫的书架上,文学书不多,除这本《白洋淀纪事》,还有一本杨沫的《青春之歌》。姐姐、姐夫每次回北京看望我们之后,都要回家乡看看,到白洋淀走走。白洋淀,属于孙犁,也属于姐夫。

读初三,语文课本里有课文《荷花淀》。我不禁想起姐夫书架上的那本《白洋淀纪事》,曾经在那本书里读过这篇,但印象里只留下《荷花淀》这个题目。当时我们的语文老师田增科,似乎偏爱这篇课文,在他的细致讲解下,我才读懂了一些。女人编席,“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,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。她有时望望淀里,

淀里也是银白世界”以及“苇眉子又薄又细,在她怀里跳跃着”“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,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”“她们摇的小船飞快,小船活像离开了水皮打跳的梭鱼”,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觉得写得那么美,那么细致生动。在同样书写战争的文学作品中,我没有见过这样的文笔描摹。

读这篇课文时,姐夫书架上的那本《白洋淀纪事》,在我的脑海里蹦了出来,也想起小学四年级的暑假读到这本书时似是而非的感觉。书上面的这些字,我都认识,当时怎么就没有读出这样美的感觉呢?

读高一年的那年暑假,我又去姐姐家。那时,她家已经搬到呼和浩特。房子宽敞了很多,但客厅放的书架,还是原来那个。我看到,那本《白洋淀纪事》还放在书架上,抽出来看,比以前旧了许多,原本就发黄的薄薄纸页,显得更黄更薄。暑假将尽,离开姐姐家

之前,我想跟姐夫要这本《白洋淀纪事》,拿回家好好看看。但最后还是不好意思开口。我知道,这是姐夫特意买的书。他自己就是从白洋淀、从冀中平原走出来参加革命的。书中写的情景,有他的影子,有他的情感,有他的记忆。

1978年,百废待兴,落花重放,很多旧书得以再版。新华书店前,买书的人排起长队,盛景空前,大概也绝后,如梦如幻,难以再现。那时候,我在中学教书,每月42.5元工资,有了买书的底气。我排队买了很多书,其中有一本《白洋淀纪事》,还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,第七次印刷,定价9角5分。封面和扉页,和姐夫书架上的那本一模一样,仿佛时间定格在二十年前,我第一次见到这本书的那个小学四年级的暑假。却已是浮世云无定,流年水不还。

如今,48年又过去了。孙犁先生不在了。姐夫也不在了。我买的那本《白洋淀纪事》,经过了48年,沧桑还在,尽管封面破损,书页散开,被一层的胶条粘裹。

前几年,去呼和浩特的姐姐家,看见姐夫的那个小书架还在,书架上,那本《白洋淀纪事》也还在。



●老树画画
远方来信
老树

午间村中大静,有鸟时远时近。娘子石榴花前,再读远方来信。

风声呜咽

舒州

那样的“峡”,误以为自己身在七百里三峡一叶扁舟中,做了乘奔御风者,甩两岸遥遥在后。

风跑过狭缝的两壁,就会“呜呜”地响起来,这也是笛或尺八的原理:让气,身体里刮出的风,走一截四面皆壁的路,再给风不同方向的出口,风就有了音乐的意义。

这壁可以是竹,也可以是土。埙,一种陶土烧制的吹奏乐器,一握之大,圆或椭圆,孔数少则一二,多则十数余。有人演奏给我听,双掌一捧之间,埙声响起,有气如风,在狭小的土壁之内徘徊萦回,呜呜有声,接近言说,接近倾诉。取自泥土的乐器,与生俱来也带着泥土的辽阔苍凉。

钟爱吹奏乐的人,大抵都是迷恋风的。

我在古镇瘦长的窄巷里走着。两旁矮墙人家,青石黛瓦,一直延伸开去,似一管长笛曲折迂回。风经过我,也经过这曲巷,起了呜咽之声。那情

状,实在像是有人在吹埙弄笛。

换作旷野,风要走的路一马平川,没有什么东西拦它挡它,自然也就少有这样的响动。一遇阻挠,山也好,屋也好,林也好,麦田也好,就有了种种风的声响。我在林间,在山中,在楼宇之间,都曾听见呜咽般的风声。风,这位不知疲倦的征服者,在这些地方受到了顽强的抵御。呜咽如嘶,正是风穿行夹缝的声音,或者这也是一种抵御征服的声音。

风会不会知道,人的呜咽是怎么回事呢?不是泪眼婆娑,不是喜极而泣,只是从身体里向外刮出的一场小小的风,这风,说悲痛太过,说寒冷太重,那就说是寂寞吧。此时,喉嗓都收紧,风经过这窄小,化成叹息,化成哽咽。

写了这会儿的字,黄昏的大风,已经退了功力,只是尚未停歇。干脆不再掩门,门窗敞到最大,尽管放那些风从南窗北窗进进出出。无限敞开,让风走一条不挟仄、不夹峙的路。此时,我在门后,已经听不见风声呜咽,只是感觉被大风经过。

风堆起来的,还会被风吹散带走。风的呜咽,也会随风而去。

星期文库

世有嘉树之四

松科家族拥有200多种成员,广泛分布于北半球的寒带、温带及热带高山地区,多为四季常绿的高大乔木,塑造了人们心中松树坚贞刚劲、不畏风霜的经典形象。《诗经·小雅·斯干》有云:“秩秩斯干,幽幽南山。如竹苞矣,如松茂矣。”其中“松茂”与“竹苞”并列,皆用以比喻生机勃勃、兴旺繁盛之态。

寒冬时节的中原大地,多数植物早已凋零枯萎,唯有松树依然枝繁叶茂、苍翠挺拔,因此得到孔子的赞颂:“岁寒,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矣。”古人送别时,常以折柳寄托不舍之情。但在唐代诗人岑参的笔下,塞外寒冬漫天飞雪,柳枝早已枯萎,于是他他以不改苍翠的松枝送别好友:“正是天山雪下时,送君走马归京师。雪中何以赠君别,惟有青青松树枝。”

松树不仅经冬不凋,而且个体寿命比较长,自然而然被古人赋予了“长寿”的意象。从松子、松针、松脂、松花粉,到寄生在松根上的茯苓,这些与松相关的产物,都被古人视为能延年益寿的“奇药”。汉代《列仙传》中记载着这样一段传说:上古仙人偃佺原本是槐山的一位采药老人,因常年食用松子,最终得道成仙。成仙后的他行走如飞,速度快得能追上奔马。他曾将松子赠予尧帝,可惜尧帝终日忙于政务,无暇服食。而那些有幸吃到偃佺所赠松子的人,据说都活到了两三百岁。

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,在《赠从弟》诗中以傲寒屹立的松树寄托坚贞节操:“亭亭山上松,瑟瑟谷中风。风声一何盛,松枝一何劲。冰霜正惨凄,终岁常端正。岂不罹凝寒?松柏有本性。”在古人心目中,松树宛如洁身自好、不求名利的隐士,素有“百木之长”的美誉。

有趣的是,松树在历史上也曾受过皇帝封赏——相传秦始皇封禅泰山时突遇暴风雨,躲在一棵松树下避雨,感念其“护驾有功”,便按秦代官爵将它封为“五大夫”,这是秦代二十等爵中的第九级。然而后世误以为“五大夫”指五位大夫,便附会出秦始皇封了五棵松树的说法。唐末诗人徐夔曾作诗咏叹此事:“五树旌封许岁寒,挽柯攀叶也无端。争如涧底凌霜节,不受秦皇乱世官。”

松树除了“五大夫”的别称,还有个有趣的名字叫“十八公”——只因“松”字拆开恰好是“十八公”三字。《西游记》中,曾与唐僧对诗的松树精便自称“十八公”。三国时期,吴国尚书丁固还曾做过一个奇梦:梦见自己肚子上长出一棵松树,他对人解释道:“松字拆为十八公,看来十八年后,我大概能位列公卿吧!”后来他果然仕途亨通。这个传说更为松树增添了几分吉祥寓意。

启事

投寄本报副刊稿件众多,凡手写稿件,恕不能退稿,烦请作者自留底稿。稿件一个月内未见报或未接反馈,作者可另行处理。感谢支持,欢迎投稿。
投稿邮箱:jwbfbk@163.com